



泛黄的购米证

□曾广洪



搬家清理屋子时，无意间发现箱底泛黄的购米证，那段尘封的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我是1962年出生的，与“灾荒年”擦肩而过。我家那本巴掌大的购米证由母亲掌管，平时锁在柜子里，只有在买粮油时才露尊容。彼时的购米证是城镇居民引以为豪的凭证。

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规定10岁以上居民每月供应粮食25斤、菜籽油半斤，大米0.138元/斤、菜籽油0.76元/斤。搭配的杂粮有红薯干、包谷、面粉等占三分之一以上。

每逢月初，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寒冬，公社粮站总是人头攒动，男女老少背竹篓、挑箩筐排队，先交钱开票再进库房。面对堆积如山的大米，让我突发奇想：要是家里有这么多白灿灿的大米该多安逸呀，再也用不着顿顿吃难咽的红薯饭了。

粮管员过秤时，眼睛瞪得大大的，左手小心翼翼拨着游铊，右手持长勺添进或舀出，生怕多出一粒米。老油子们边套近乎，边调侃“我回家要复秤哈”。月底盘点时要是差一截，我找鬼大爷呀！”粮管员立马回怼。平时再“翘杆”的人，只要跨入库房门槛，在粮管员面前顿时变得矮了三分。

至今我也不知道他的大名，只晓得他姓张，以前住在我家院子附近的另一个大院子里，后来听说“他已死了”。前不久，我却在城里的一个车站看见了他，真真切切地看见。看来，他的死，只是一个传说。

看见他，就自然想起他的事，他的那些荒诞往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一个人住在我家附近另一个大院子里，独居一间宽敞大屋子，一人住着，显得空空荡荡，听说他的父母因公去世了，他因智力问题也没能读书，由父母单位管着他的生活。他日复一日地游走在附近的街区，不声不响，不惹事不闹事，默默无闻地过着他自己的日子。

有一年夏天，因拖鞋事件，他被推到舆论的焦点，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

那些年，城里的夏天酷暑难耐，住在背街小巷的人家，吃过晚饭后，就开始忙碌着将凉板、躺椅、门板等从家里搬出来，摆放在街道上，准备着纳凉过夜。

不知怎么的，三叔最近聊微信像着了迷似的。

其实，三叔以前不会聊微信，都是我一手教会的。那是去年，我回老家，三叔跑来对我说：“别人好像能从手机里看到在外打工的儿女，我也想看看孙子，行么？”我说：“你的老年机不行，聊微信得能上网的手机才行。”

三叔面露喜色说：“儿子今年回家正好给他买了个新手机，可以上网。”然后转身跑回家，拿来新手机交到我手上。我在三叔手机上，找到他儿子的微信。视频接通后，三叔从视频里看到了儿子、孙子，高兴得手舞足蹈，还把正在地里忙活的三婶也叫了过来，两口子亲亲热热地和儿子孙子说了好久的话。

见三叔两口子开心的样子，我说：“我教你嘛，一会儿就学会了。”“我哪里学得会这玩意哟。”三叔忙摇头。“这个简单，你以前当过队长，队上的事那么复杂你都搞得懂，这个怎么学不会呢？”一旁的三婶也给他鼓劲：“你不学，怎么知道学不会呀？”三叔想了想，说：“那要得嘛，我下决心学。”

在那个年代，粮站站长威风八面，社员交公粮评等级，得看其眼色。你若想在粮站找个零工挣钱，还得把站长伺候好点。特别是冬月间，架子猪急需催肥长膘，得点头哈腰找站长批条子弄两麻袋细糠才行。就连粮站里的女青年找对象，非公社干部与教师不嫁；粮站小伙子找对象，那也是挑剔得不要不要的。

玉龙粮站有别于其他“扁担街”乡场，甚至比有些区公所粮站的任务都重。除了供应街村居民，还要承担附近厂矿职工及家属的粮油供给。印象最深的是住在巴岳山巅的红旗茶场三队，每次都要动员十多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翻山越岭挑米背油，往往一个来回就是大半天。而国营玉龙煤矿则家大业大，卡车直接开进粮站，喇叭震天响，雇佣搬运工一麻袋一麻袋地往车上扛。

有一次，王二娃把“购米证”弄丢了，气得他老汉团团转，少不了挨一顿胖揍，跺脚直呼这该怎么办？重新补办“购米证”，层层求爹爹告奶奶，折腾了几个月。尖尖脚的唐三婆患有白内障，路滑趔趄把菜油罐摔破了，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天一夜。每次挑米时，母亲总要使劲攥紧索是否结实，再三叮嘱路上千万小心。

母亲每次煮饭，都要先拿小搪瓷盅精准计量。淘米水是用来养猪的，而米汤呢更不能浪费，撒几粒盐巴做“盐米汤”。白米干饭不可能天天吃，里面总掺杂红薯，尤其是有“干巴烂”味儿的红薯，一吃就是大半年，老在喉咙里打转转咽

不下去，冒酸水反胃。因长期吃红薯消化不良，弄得我上课时，臭屁连连，丢人现眼，恨不得找个缝钻进去。

我时常赌咒发誓“宁肯饿死都不愿意吃红薯了”，但每逢开饭时，又不得不面对红薯，毕竟味觉在饥饿面前不堪一击。母亲那双眼睛总是盯着我的饭碗，哪怕饭桌上黄狗的尾巴摇得再厉害，也视而不见，更莫说饭粒掉在地上了。母亲为节约几滴菜油，烙麦粑时，拿麦秆在铁锅四周使劲擦，烙出的麦粑焦糊无油香味儿。

隔壁邓大娘视菜油罐为心肝宝贝，像要魔术似的，用麻线吊个铜钱，每次炒菜时，提起铜钱往锅里滴几滴菜油，邓大爷总埋怨老太婆弄的菜像在喂猪，太难吃了。

母亲经常给我上忆苦思甜课，她说，在三年“灾荒年”期间，国家供应紧缩了，居民每月供应大米才19斤，红薯出来那阵，附近生产队送来5斤抵1斤大米。即使勒紧裤腰带仍饿得咕咕叫，四处找吃的，先捉沟田的鱼虾、螃蟹，后抓麻雀、老鼠，挖了竹笋与葛根，再摘树叶与鹅儿肠草，有些人甚至吃“观音泥”土，拉不出大便，疼得哇哇叫。

过去城镇居民生老病死，都会及时出现在“购米证”的粮油增减变化栏目上。诸如跳出农门、工作调动、参军提干等，少不了户口与粮油供给证明。“购米证”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离开了“购米证”就寸步难行。一本小小的“购米证”既是几代国人的集体记忆，更是共和国从一穷二白走向富强的见证。

（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散文学会副会长）



金色写满大地

□叶仁军

这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
当汤溪河经过山下
绿色的大地被耕耘着
晨光隐藏起来，众多的力量隐藏起来
雨水肆无忌惮
几个男女眺望远山
通向罗马的地方被重重包围
昨夜这里的土地还是红色
彭咏梧就在隔壁的房屋，倒下
为掩护一个受伤的战友
如今，这层峦叠嶂的土地
冒出片片金黄
我无法拒绝那莫名的力量
在大山深处，四处如绿色的屏障
唯有土地疏松而且金贵
不能辜负蔚蓝的天空
吹过无声的风
饮下滚烫的水，让茶香四溢
夜晚来临，一群人等来荣幸的时刻
三千亩茶园走进夜色
我们只能仰望星空
就着火辣的言语
告别复垭茶道
我们迎来通往未来的路
那也许是罗马，也许是大海
经过一棵古树
经过一道山梁
我们走进你的时光
将丰收写满大地

（作者系重庆市文学院创作员）

黔灵山

□潘昌操

不知何年何月
青松、枫香树、柘子树、乌柿、钩藤
在此聚会，相看皆不厌
一座山就有了青葱的理由
两只手掌向天而立
还没听到鼓掌声，轻轻地招手
溪水却先动了情
她要跟着他走呀，生死不离
黑天鹅、野鸭还有鸳鸯
它们只是陪嫁品
水草也学会了风情万种
招摇风，风来了人潮就来了
逆溪而走，总不能和猕猴争风吃醋
谁是谁的主人
一个俯冲，然后就是拖儿带女
闲庭信步
这么多移动的风景完全看不够
东北虎、黑熊、熊猫、黄金蛇、原鸡
它们才不会告诉你
喜欢葱茏挺拔的理由
它们安家落户，足不出户
而你们不得不走
沐浴阳光是可以的
偶尔会邂逅三两滴雨也是可以的
不要带走清风
也不允许带走一根草尖
只允许带走一声叹息
一个不同态度的太阳跟着走
空调和花朵同在，催促和挽留
走，那是一种惬意的自由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酷暑往事

□罗光毅

这样的平静生活，在一天的半夜被打破了。有人起来解手，找不到自己的拖鞋了，烦躁的声音吵醒了近旁的纳凉人，多人发现自己的拖鞋也不见了，吵吵嚷嚷中，一条街的纳凉人都被吵醒了，各自找着自己的拖鞋，找着的庆幸，没找着的宣泄着自己的气愤。

一条街上，一夜丢失了几十双拖鞋；第二天夜里，旁边一条街上，又丢失了几十双拖鞋；第三天夜里，另一条街上继续丢失了几十双拖鞋。

是谁偷了街坊邻居的拖鞋？有人自告奋勇要抓住这个偷拖鞋的贼，更有人响应要参与抓贼。可这个偷拖鞋的贼，好像晓得有人要抓他了，一连几天都没再出现。想抓贼的邻居坚持几天都没有抓住，也就失去了耐心。

某天夜里，偷拖鞋的贼又出现了，又是几十双拖鞋丢失。这下子彻底激怒了街坊邻居，几个自告奋勇的邻居形成联盟，分工合作，轮流值夜，誓要抓住这个偷拖鞋的贼。

经过多夜严防死守，终于发现了这个贼：他背着一个大背篼，手拿一根长铁钩，悄悄地走近纳凉人，用长铁钩将纳凉人的拖鞋一双一双地钩走，装进背篼里，他被抓了现行。可街坊邻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偷拖鞋的贼竟是那个姓张的孤儿，在他的大房间里，他偷来的拖鞋像小山似的堆着，各形各色、花花绿绿。

有邻居问他，“你为啥要偷拖鞋呢？”他憨憨地回答：“好耍。”

街坊邻居们哭笑不得地看着这个平时不讨厌的孩子，没了惩罚他的想法，只是告诉他以后不能再做这种荒诞的事情了。

事后，居委会的人用了几天的时间才把拖鞋还给了街坊邻居。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三叔聊微信

□张儒学

虽然三叔60多岁了，但脑子还算够用，学得比我想的还要快，试了几次之后他便摸清了门道，可毕竟年龄大，转身很快又忘了。接下来，不管我在上班还是开会，三叔老打电话过来问这问那，当着同事我不好接，只好跑到外面去说，弄得单位同事笑话我是不是有了外遇。有时晚上，三叔也打来电话问微信的事，弄得老婆骂我：“你是不是没事干了？好的不教，偏偏教你三叔玩微信，你是不是有病……”

功夫不负有心人，执着的三叔很快便可以聊微信了。他除了常和在外打工的儿子、孙子聊天，还加了别的好友，听三婶说还与一个漂亮的的女人聊得火热，弄得三婶很不高兴。一次我回老家，三婶埋怨我说：“当初你就不该教他聊微信，你看他现在上瘾了，三更半夜都还在和网上的女人聊天，要是被邻居知道了脸面还怎么挂？”

见三婶说得如此严重，我觉得也应该和三叔谈谈心了。来到三叔房间，正聊着的他赶忙把微信关了。我问：“三叔，你真聊上瘾了哟！”“哪里嘛，人家也是果树专业户，我在向她请教柑橘种植技术呢，不信你看聊天记录嘛。”三叔接着说：“人家种了好多年果树，经验很多，我得向她多请教请教！”

秋天来了，柑橘成熟了，三叔家果园的柑橘树上，挂着的橘子比别人家的大、也比别人家的红，看起来很逗人喜爱。不久，外地商人将三叔果园里的橘子全部买走，三叔家的收入整整比往年翻了一倍多。这可乐得三婶合不拢嘴，问三叔：“今年的柑橘你怎么弄得这么好，从哪儿学的技术呢？”

三叔乐呵呵地说：“我请的果树专家教的！”三婶吃惊地问：“人在哪儿，我怎么不知道？”三叔笑了笑，指指手机。三婶有点糊涂，但很快就明白过来，望着三叔的手机，三嫂开心地笑了！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